

經部

春秋比事卷十七

宋 沈棐 撰

戰

大司馬掌九伐之法以正邦國諸侯有不率者告於王王命方伯伐之鋤亂去暴所向披靡故天子之師有征無戰周衰征伐之命不請於上諸侯各恃兵威以相抗敵始有列國交戰之事故春秋於戰必謹其時月日而書之以見王道之不行諸侯各以力爭也然攷之於經

有内與敵國自戰有外諸侯交戰有戰夷狄直曲勝負不可論也請略言之

經書内與敵國戰者四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左曰我有辭也鄭忽有功於齊齊人餼諸侯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三傳之説公穀甚非經意左氏近而未詳葢郎者魯地經不曰三師伐我而變文曰來戰者起於三國非魯之意

不與三國伐魯也況前此未有書戰者今無故稱兵以啓爭戰之端其惡甚矣故顯書其爵以貶之然鄭實首怨而加齊衛於上惡齊衛以師助惡其罪大於鄭也

十七年及齊師戰於奚左曰疆事也夫經於乾時之戰書我師敗績則豈以諱敗而不書穀梁以為内諱敗故止言戰一何陋也左以是年公會齊侯盟於黄明年又與齊師會於濼觀經前後所書則齊魯無嫌隙之事安得遽爾交兵故以為疆場自相侵凌非齊魯二君本意

是以不書主名以見魯之微也　莊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左曰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入秋及齊師戰於乾時公喪戎路傳乗而歸公羊之論迂僻不當盖不言公者齊魯有讐公伐齊納讐人之子喪師乾時恐之大者故諱之也　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左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諫弗聽及邾人戰於升陘我師敗績夫經於乾時之戰嘗書敗績若升陘果敗安得而獨諱哉夫邾魯與

國也僖公不能撫綏小國乃伐而取其邑以起升陘之戰則僖之罪可知然伐邾言公而戰不足言者伐魯邾志也故斥言人甚惡升陘之戰乃邾人報魯明非魯意故不書公觀左謂邾以須句故出師則經所書意可究矣此四者皆魯與敵國自戰也

經書諸侯交戰者八

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左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邱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於

虛冬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伐宋戰焉宋無信也盖十一年宋公執鄭祭仲逐忽立突以親於鄭突既而背宋與魯故宋鄭交怨公欲平兩國而宋挾立突之功欲求賂於鄭力辭魯請是以公及鄭伯伐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不書主名不與公及鄭伯伐宋以魯鄭自戰為文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書所戰後也盖宋公以十二年之戰與魯鄭交怨故鄭各連所好之國興師以交戰而齊衛與魯仇故附宋紀魯與鄭好故附鄭而燕則從齊者也春秋與戰則書爵於敗則稱師惡諸侯連諸國之衆起不義之師殘民以逞志也不書戰地或者謂聖人於隱桓之世遠當時史失其地故不書此理或然先儒謂戰於魯故不地然郎與奚戰皆魯地經何以書則知此說與經皆戾未可信也　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敗績左曰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公羊曰春秋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葢

齊方興霸以服諸侯前年為幽之盟衛侯不至故齊人

至是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不服罪也皆稱人者衛侯

不能同心協力以從霸主齊侯不能撫綏諸侯猶用兵

威故貶之也於敗則稱人非衆之辭也　僖十八年宋

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左曰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故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人

敗齊師立孝公而還夫小白六子均庶而無虧爲長以義言之則無虧當立齊侯既已立之則宋襄雖受小白之託亦當以義自制聽齊人之立可也乃不顧名義伐人之喪而易其君則襄公之惡甚矣故經以宋主兵與齊衛交戰之文異者不與宋襄之伐齊也　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盖宋附晉鄭附楚久矣元年鄭連楚侵宋而宋合晉師兩伐鄭以報之故宋鄭積怨舉大衆以相抗經書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惡鄭與楚比周而戕艾中國而傷宋之弱不能助中國以挫强楚之黨與也　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左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遂敗　是年又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蓋魯自文宣以來一於事齊至宣十七年公會晉侯同盟於斷道始背齊從晉衛自宣十年至十七年皆奔走晉命齊為是與魯有

隙故是年齊師伐我又戰衛而敗之魯衛憤齊之見陵因郤獻子憾遂請命於晉合四國之師以伐齊大敗齊於鞌春秋書者頃公數行侵伐以病諸侯自貽挫衂晉以二國而主名魯以四卿而敗之皆未免曰罪人也故列數諸國之卿又稱敗績以著其惡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於鐵鄭師敗績左曰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帥師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欲擅晉國而滅其君今鄭為不

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命除駣戾在此行也遂戰鄭師大敗獲齊粟千鍾盖鄭自定四年召陵之會從晉侵楚其後背晉從齊故八年書士鞅帥師侵鄭則知此年趙鞅罕達之戰盖晉鄭不睦故也然鄭以弱小之國交事晉楚前此雖被晉伐而未嘗敢稱兵相仇也今此鄭始與戰雖鄭敗於晉亦見晉之弱矣凡此八者皆外諸侯交戰也

經書戰夷狄者八

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左曰秦納惠公惠公入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榖以晉侯失民矣民未敗而君獲也文三年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左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師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七年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左曰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范宣子為政穆嬴日抱太

子以啼於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宣子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於令狐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左曰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從秦師於河曲出戰交綏秦師夜遁此秦晉交怨經傳所載也夫秦晉姻舊之國宜其玉帛相加不替終始而惠穆産禍稱兵以變前好責之春秋皆罪人也然就其中而論之則韓之戰晉曲而秦直故書獲晉侯而不言敗績言晉以不義失民兵未

敗而先見獲也然春秋用兵大事生得曰獲未有諸侯獲諸侯者今此獲晉侯賤晉侯而疾秦伯也晉霸失道以起此戰秦伯獲之則又甚矣自韓之戰以後文公興霸率服諸侯自是秦晉交好同盟同伐復固兩國之懽文公方没肉未及寒而彭衙之戰兩國已從事於鋒鏑矣聖人深疾其然因寓於筆削之間以重其惡盖彭衙之戰猶書晉侯秦師及令狐之役則疾之遂貶而稱人然猶書及以別異其文也至河曲之戰則二國之讐既

易世矣二國之戰可以已矣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則暴國殘民抑亦甚於先君孔子自令狐之戰不復名其將帥曰其人至此又不復書及蓋惡其償報不已互覆師徒於一日也不言敗勝負敵也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三傳之說公羊失經為甚穀梁得其旨蓋宋襄無小白之資圖紹其烈驅牽諸侯驟主盟會不度德量力而猥欲屈服强楚是故辱身喪師貽辱中國故曰宋人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疾楚而病

宋也況薄之見釋幸脫於虎狼之口為宋公者可以懲創矣方且復合衛許滕三國伐鄭仇楚與之力爭故楚因是伐宋救鄭而大敗其師然則泓之敗實宋自取之也楚既敗宋其勢愈張中國諸侯奔楚從之而宋益被其患及僖二十八年重耳興霸憤楚之强傷宋之弱故城濮之戰晉侯一舉敗楚自是楚人遠屏不犯中國者十五年則是戰之功績有利春秋多矣故孔子將書晉侯之爵以褒顯之公羊曰此大戰也而楚使微者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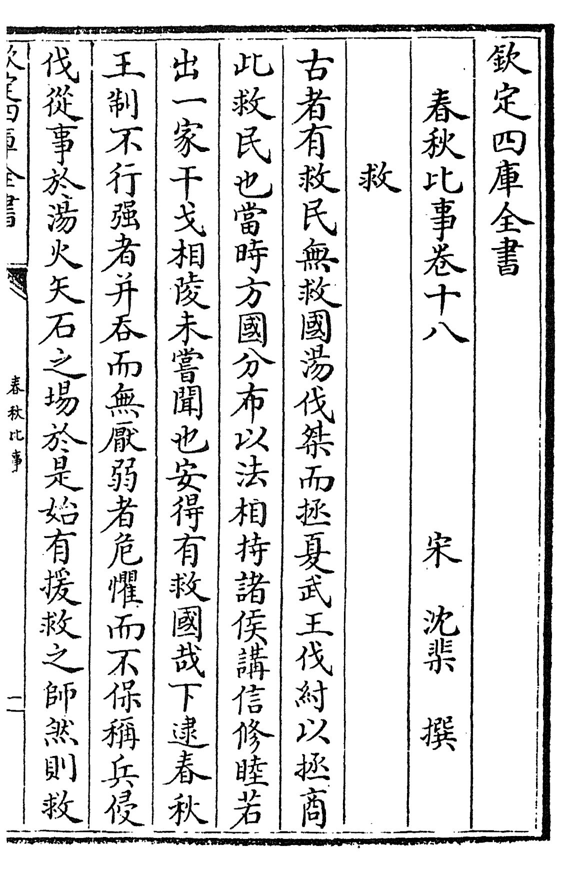
玉得臣大夫不敵君也夫春秋書戰雖多此為獨盛公羊不能發明聖經之旨使晉侯之功暴耀於後乃區區釋其稱人不亦鄙哉然晉自文公已後歷靈成二君霸業稍衰不能光冀前人景公嗣世值楚莊當國晉弱楚强諸侯畏楚横潰而往景公雖欲興霸功而力不及楚故宣十二年楚子與晉荀林父戰於邲晉師大敗按經十一年楚鄭盟於辰陵既而背楚從晉故十二年楚子圍鄭荀林父帥師救之是以有邲之戰也夫以蠻荆敗

中國之師此春秋所以深痛也而公羊乃謂聖人與楚子則是扶狂僭抑中夏非春秋垂世之旨甚矣夫景公雖喪師於邲而鞌之戰大勝强齊諸侯駸駸歸晉於其季年霸業稍興逮厲悼二公繼之晉威愈熾故成十六年因鄭公子喜師師侵宋以叛晉遂與楚鄭結戰鄢陵大敗二國之師自文公没唯此一戰足以髣髴城濮之功故春秋亦與晉侯而不没其爵按經書敗績之文例皆稱師未有書爵而鄢陵之戰獨書楚子至鄭則稱師

所以甚貶鄭也楚以蠻夷醜類跳梁中國其敗固宜而鄭以中國之君甘心夷狄挈一國之師自取禍敗按其罪惡盖重於楚子矣嗟乎楚自莊僖以來交亂天下鴟張虎踞近二百年至定哀之間雖稍稍衰息而強吳繼起復踵其轍至哀十年曾以吳強遂會伐齊齊以吳兩見伐故十一年國書帥師與吳為艾陵之戰是時吳勢方熾中原無霸晉已不足爭諸侯抗夷狄所賴區區之齊敢為吳敵耳而勢微力單不免取敗而國書見獲猶

至黄池之會吳遂雄主諸侯則中國之削弱盖不可救是以春秋終書艾陵之戰曰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傷中國之不振疾强吳之暴虐也雖然詳考春秋書戰雖多唯晉文城濮之戰厲公鄢陵之戰盖當時足以得聖筆之褒美其餘或戰而敗績或戰而致勝無非起無名之師快一時之憤重使當時之民彫殘兵革暴骨原野非春秋之所取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誠知言哉

春秋比事卷十七



春秋比事卷十八

宋 沈棐 撰

救

古者有救民無救國湯伐桀而拯夏武王伐紂以拯商此救民也當時方國分布以法相持諸侯講信修睦若出一家干戈相陵未嘗聞也安得有救國哉下逮春秋王制不行強者并吞而無厭弱者危懼而不保稱兵侵伐從事於湯火矢石之場於是始有援救之師然則救

者亂世之事非三代盛德也雖然即春秋而論之則提師赴難亦衰世之幸有不可謂無取於聖人特當時本無救患之心徒欲外示聲援盜名掠美不足以盡得聖經之褒耳故凡經之書救有出於王臣有出於霸主有出於諸侯有出於大夫有出於夷狄雖其所書之意不同而怠於救患無功而還者居多焉

經書王臣救者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葢衛朔烝父之嬖起難於衛負

罪出奔是時黔牟已立衛有君矣而齊僖因朔附已迺會四國之師伐衛而納之莊王雖固守名義遣師救衛而勢孤力微卒不克救黔牟不免於失位衛朔不免於復歸子突之出其挫衂也甚矣夫子疾諸侯之暴横傷周室之衰微故書曰王人子突救衛曰救所以傷之也曰子尊王命也蓋天子之師有伐無救今曰救則傷之可知公穀謂貴子突蓋似得其意然不知尊王命者乃所以重諸侯之惡也此王命之救

經書霸主救者

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夫荆楚病鄭小白圖霸會宋師而救之自此以後鄭遂帖服來從盟會則非救而無功也春秋安得人之哉盖小白自莊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兩合諸侯同盟於幽則霸功已盛宜乎楚人畏逎不敢彎弓以向鄭矣至此尚猶伐鄭而齊合宋曾之師乃能救則小白之霸未可以為盛是以春秋書齊人惡其未能卻楚也按莊二十七年伐徐二十八年伐

衛閔元年救邢例皆稱人則伐國救國春秋不與小白明矣　閔元年齊人救邢左曰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請救邢僖元年齊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先儒以閔元年救邢小白未能率諸侯以往故貶稱人攷之經意似或然矣然謂聶北之師同合三國能為救援其驅攘之功漸見故少進之則非也蓋稱師者罪小白也春秋書次有二義伐而次之則善之救而次之則惡之今邢為狄患朝不及夕小白主霸合三國以救邢急之可也

乃遂廵顧望次於聶北坐待邢人之罷弊及其既遷而始往城之而要救患之名豈霸者救哉故書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譏齊侯合三師以救邢而不能救也公謂不及事穀謂言次非救其說不取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夫小白是年召陵之盟折服強楚兵威大振至五年會王世子以定其位則霸業盛矣而鄭畏楚逃歸不盟故六年齊合諸侯伐之楚以齊伐鄭欲為鄭援於是圍許是以率諸侯而救許焉經書曰遂

云者大齊侯能伐鄭又能救許也諸侯不序者遂事也穀謂善救許盖得之矣　成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盖景公即位之初晉弱楚强齊宋諸公畏楚肆虐横潰而往晉不能制至鞌之戰大敗齊師兵威浸强諸侯不從者稍稍歸晉故鄭自宣十二年即楚之後及成五年蟲牢之盟始背楚而向晉焉楚以鄭服晉故公子嬰齊帥師伐之景公新得諸侯急鄭之難且慮鄭之病楚復與晉貳於是因嬰齊之

再伐大合諸侯之師以救鄭夫楚以一國伐之而晉以九國救之其師旅之衆盖十倍於楚宜乎既救之後楚不敢以爭鄭鄭不敢以向楚也然干戈既回楚已救鄭於掌股之間晉雖命將興師執其國君以伐其國終景公之世卒不足以得鄭則晉雖區區於救鄭徒勞師動衆弊於兵革耳故經書此傷晉之弱而疾楚之强也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盖陳之比楚乆矣自重耳定霸城濮始來會盟自後一

於附楚雖間從晉命不旋踵而叛之則晉之得陳尤難
於得鄭也當魯襄公時晉悼繼霸外強內安中國諸侯
靡然歸之雖難服之陳亦遠來從晉故襄三年陳侯使
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大夫盟而春秋兩書及以善袁
僑晉悼之功亦云盛矣至五年尋戚之會合十四國以
戍陳未幾而楚殺壬夫立囊瓦舉兵以伐陳晉侯雖合
諸侯之師戮力救援然陳人畏楚之威不遑事晉至七
年鄬之會遂逃歸自是盟會不來車轅遠矣然則陳之

叛晉非悼公罪特勢有所不可也故經書之亦以傷晉而疾楚也前謂霸主救者此也

經書諸侯救者

僖十八年夏師救齊夫無嫡立庶均庶立長古今通義也小白六子均庶以義言之則無虧當立易牙寺人雖微而立之正矣宋襄公固守信義欲立孝公而魯出師救之則公之救齊為得正也而經何無善魯之文盖提兵出師扶危救難茍合於義則聖人幸其成功而已僖

公以一國之師救齊而不能保一無虧卒使師敗於宋孝公篡立其削弱可知也故書曰師傷其舉魯之衆而不能救也　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氏之意以陳人貳於晉而清邱之盟晉宋同心恤病討貳故宋於此為晉伐之葢當景公之初晉德衰微諸侯離叛邲之戰見敗於楚是以陳人無向晉之心而即楚焉夫楚蠻夷也陳中國也以中國而從蠻夷則陳為可伐而宋伐之正也而衛人徇孔達之言固守先君之舊好不顧

夷夏大義方且出師救陳則是衛人助夷狄扼中國其救為不正也故經於宋稱師於衛稱人則罪衛之意可知　襄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盖魯自成公背齊從晉鞌之戰晉敗齊師請盟袁婁自是齊不犯魯者三十年非魯能拒齊也以悼公興霸晉强齊弱晉足以制齊故魯賴以無患也及悼公末年晉霸稍衰衛侯奔齊間齊之好齊侯始復修怨於我伐我北鄙而圍成是年悼公既沒平公嗣位諸侯乗悼之亡各相

攜貳征伐四起莫適為主求如悼公之時聽命於晉不可得矣故圍成之師公雖往救不過至遇而已遇晉邑也救成而至遇是魯畏齊而不敢進也畏齊而不敢進以晉不足為魯援故也故書曰公救成至遇非徒病魯亦傷晉也凡此皆諸侯之救也

經書大夫救者

僖十五年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夫徐以弱小之國見戕於楚是時齊侯主霸牡邱之盟諸侯悉至將以

援徐然而經乃言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何哉盖小白自葵邱之會霸業已衰故楚人乗間浸以驕暴觀僖十年伐黄十二年滅黄至是時滅徐則其服齊之心不及於前可知也壯邱之盟雖糾率諸侯將為徐援而懼楚之强不敢赴難是以公孫敖率諸大夫以往救之而又不足以成功故此年書楚人敗徐于婁林則諸大夫之師初無補於徐可知也且小白經營中國功盖當時宜乎提師救難蔑無不濟而救徐之師遠次于匡委

之大夫卒不克濟則罪可知矣何則能以身任難然後能使人免於難今小白畏楚之患自處於安而推難於人宜乎諸大夫之不及事也故經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責諸大夫之輕而罪齊侯之重也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蓋楚自重耳之没復寇中原至是圍江而陽處父伐楚以救之然楚為江病處父之意以楚方欲圖江其鋒必鋭吾直救之必貽挫衂從事於楚則江圍自解殊不知救人之師急於水

火先於伐楚非江利也是以晉師雖出而楚卒滅江則處父之救江實非救也故書先言伐楚而後言救江惡不能救也　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夫楚自城濮之戰畏晉之强不敢加兵於鄭今晉文既没中國不振於是始復伐鄭是以趙宣子會諸大夫之師以救之觀十四年鄭伯與會則趙盾之師亦不可謂無功於鄭也然當時靈公繼文而立不能援鄭却楚克紹先烈而使救鄭之事出於大夫則靈公之罪可知也

故稱人微之也微諸大夫不使救鄭之事大夫得專之也　宣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九年晉郤缺帥師救鄭成六年晉欒書帥師救鄭凡此三大夫救陳救鄭無非以楚之侵伐而已然以春秋考之陳鄭二國雖皆隣楚而文宣以來楚之病鄭也急何則重耳之没不過十年楚遂伐鄭晉雖力爭而楚不息也至陳則距重耳之霸凡二十年盟會侵伐蔑不從晉及宣元年始有侵陳之師而趙盾救之夫既得鄭又連鄭以侵陳則楚之强横

至此甚矣趙盾郤缺救難棐林之師伐鄭威楚足以捍陳不及四年陳已回車而向楚則盾之救陳非謂久遠之功也至鄭則自宣以來無歲不有楚師雖黒壤扈略同盟會而豺狼廹脅隨即叛去故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十二年圍鄭之役楚曾無憚晉之意焉則九年郤缺之救鄭亦非功也及成十二年晉以鞌戰敗齊霸德稍興僅能服鄭然蟲牢之盟鄭伯始來而楚兵已臨鄭境矣故六年楚嬰齊伐鄭欒書救之七年嬰齊又伐鄭景

公不勝其忿合諸侯之師同以救鄭鄭始從晉盟於馬陵則欒書之救亦非功也夫以陳鄭之難服如此然則為三卿者盍亦輔佐景公增修德業糾合諸侯大合兵車以追城濮之戰使荆蠻之楚消縮喪沮遁逃竄伏則霸功可繼陳鄭可服而救難之美有倍於前矣不務為此乃區區以孱弱之師聲名救援是猶百川崩潰而一簣障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故經所書例皆曰某師救某者傷晉德之不競三臣之無功也　襄十二年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鄆按是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故季孫宿救台而遂入鄆先儒㲄梁之說皆以謂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故書遂以譏之夫當襄公時三家擅權專恣日甚其無君之心久矣刬自文公以來政在大夫歷宣踰成至於襄公齊魯諸臣紛然肆横盟會征伐出於國君十一也安得而受命哉襄十二年距聖人之生未久使季孫果受命於公則經所書宜有以别異之也蓋宿之出師本欲竊魯之鄆自為封殖而已非有意

於救台也然必於救台而入鄆者其意若曰使吾無尺寸之功而舉魯之師竊據强邑則諸侯國人必有謀我者今以莒人之圍台出師救之因是而得鄆則吾有救台之功諸侯國人將必恕我是鄆可長得也夫命令國君所出也土地國君所守也必若假其命令盜其土地則聖人之意寧不救台也故書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深罪宿假救難之名而盜魯邑也　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蓋晉自成二年敗齊之師諸侯歸命其後悼公

更霸晉德中興齊乃事晉不敢爭魯及悼公卒平公不競齊始易晉而興兵矣故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叔孫豹帥師救之次於雍榆救而次者畏齊之强不敢奔難故也夫以晉之恩魯深矣齊雖得志無大造於魯也為魯大夫者忍忘疇昔之好視晉之困弊不借一臂之援哉今叔孫豹雖曰救晉而次於雍榆與不救等也故書救晉而次罪豹之不赴晉難也　哀七年鄭駟弘帥師救曹按是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又圍曹故駟弘

救之鄭實有惡於宋初非德曹之意雖非德曹然使鄭之師足以勝宋而釋曹之圍則排難恤災仁人之事春秋亦許之也奈何鄭雖救曹而明年宋公入曹執曹伯以歸則鄭師之出曾無毫髮之助適足以堅宋之虐曹爾故書鄭駟弘帥師救曹病其不能也凡此大夫之救也

經書夷狄救者

僖十八年狄救齊葢齊以五公子作亂宋伐之戰敗於

覊故狄救齊先儒以謂是年伐衛經書狄人善其救齊故人之也春秋苟善其救齊則必曰狄人救齊何救齊稱狄伐衛稱人哉蓋稱狄救齊病狄之强也救難而病狄非不在救傷中國之不能救齊也　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蓋曹衛楚與國也重耳興覇欲克服强楚撫定中原而曹衛附楚梗其喉牙故先侵曹伐衛以折楚之肘臂楚方爭雄諸侯不能存衛則虐焰未可逞故力於救衛以遏晉師則楚之惡可知書曰楚人救衛罪衛不

當從楚楚人不得救衛也　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哀十年吳救陳盖自襄二年城虎牢之後至於此年鄭凡再服而再叛晉也晉以鄭之難服故合諸侯城虎牢以逼之是以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夫晉楚爭鄭自靈公以來無慮四十年且救之且伐之且城之其為鄭禦楚非不力也然楚未嘗出師以救鄭至此始救之靈公昏懦不君隤墜先業固不足道成公在位不久景厲雖號興霸而不競厥初終無赫赫之功是以數君雖力於

救伐終不足以却楚而芘鄭楚人之意若曰吾雖不救鄭不我棄也洎悼公聿興同盟歸向虎牢之城亳城之盟始足以威荆蠻而衛中國故自蕭魚之會鄭不叛晉者二十年則攘却之功自重耳以來未有若此之懿也是以楚人至此始興師以救鄭則楚人之弱力不敵於晉可知及哀公之末晉德既替楚亦衰微吳偃然横行中夏侵齊伐魯敗楚服陳兵師四出横潰莫制雖欲有陳鄭而不可得故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而吳救之經

書曰吳救陳傷晉楚之微而救難之師歸於吳也前謂出於夷狄者此也凡經之書救或出於天王或出於霸主或出於諸侯或出於大夫或出於夷狄雖皆有救難之名然考其事迹有師次而不及事有及事而不成功有成功而不正者違禮失義若出一律其閒僅可取者惟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僖六年諸侯救許襄五年公會七國救陳而已然則扶患恤災仁人之難得也如此是宜春秋重許可也嗚呼使東遷已後王道

之正如三代盛事則列國無侵伐之亂天子無救患之師諸侯大夫夷狄雖妄自興兵盜一時之譽不可得也不幸王室不競出於二霸又不幸而出於諸侯出於大夫重不幸而出於夷狄政如閨門之内禮法廢壞骨肉相殘而求救於奴隸委身於盜賊也可勝歎哉

平

杜曰和而盟曰平春秋凡書平者以其釋怨結好棄干戈而修禮文也考羣公之年書平者六隱六年鄭人來

輸平三傳之說左氏及杜爲近然亦未盡經意葢是時魯與宋好四年翬嘗會宋伐鄭五年宋圍長葛故是年遂來輸平葢欲結好於魯以絕宋之援觀八年鄭來歸祊則知輸平爲結好明矣　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斥言公者深譏之也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按經文十四年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夏宋人及楚人平則魯實平之也葢宋被楚圍九月諸侯莫有救者魯比楚親宋使

歸父會而平之禮也然春秋皆稱人者傳謂大夫未盡經意蓋宋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而楚蠻夷之國宋不可被屈於楚楚不可得志於宋故兩國皆貶稱人　昭七年書曁齊平左謂齊伐北燕蓋燕與齊平也夫經書外平若楚宋者必曰某與某平也若齊與燕平安得與魯同文哉蓋魯自襄公以來與齊結怨按襄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及至七年以前雖兩與齊同會然未嘗有修好之事至是始與魯平故

是年叔孫婼如齊涖盟則知與魯平明矣說者曰齊來求平不得已而從之明非魯志也夫齊强魯弱尚矣齊何畏魯而求成哉盖自昭公以來楚人暴横日甚於前四年楚子主會於申又連諸侯以伐吳而魯嘗結交於楚故六年叔弓如楚七年公如楚是時齊有田氏之權國勢漸微則求成於魯恐魯結楚以謀之也然則書暨明非魯志明矣　定十年及齊平夫齊魯兩國雖仇好不常而經書齊伐魯倍於魯之侵齊以齊强魯弱齊之

勢可以凌魯魯不敢易齊也至定八年齊未嘗伐魯而魯兩侵齊者盖魯倚晉為重度齊報伐晉必救援故八年國夏伐我經書公會晉師於瓦左謂晉趙鞅師師救我則其再侵齊魯倚晉明矣齊懼晉之援而欲収魯之好於是遂及魯平魯亦自是舍晉以從齊焉終定之世十三年盟齊侯於黄十四年會齊侯于牽而無好晉之文則魯之背晉從齊又可知也　十一年及鄭平盖鄭當定公時背晉從齊故定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而八

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魯方好晉則為晉以侵鄭及與齊
好則因齊以好鄭然則魯之與鄭或仇或好皆為齊晉
而已然杜謂和而不盟曰平攷之經昭七年春王正月
暨齊平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
如鄭涖盟蓋有平而盟者矣杜例不通也嗟夫春秋之
時諸侯日尋干戈務相呑滅强大者以力自肆弱小者
不能自保大抵尚征伐者多修情好者少經於侵伐圍
入戰取之文不可勝數而書平者終春秋纔六爾然則

釋怨結平雖未盡講信修睦之道而彼善於此蓋亦春秋之所喜歟

春秋比事卷十八

春秋比事卷十九

宋 沈棐 撰

遂

為天子之臣而專天子之命為諸侯之臣而專諸侯之命以王法正之皆春秋所誅也故二百四十二年書遂者十有九雖事各不同大抵譏其專命自恣而叛王法也然其間興霸一時遏寇亂正中夏立諸侯之顯功雖得罪於名義而就春秋以論之亦衰世之幸不可謂全

無取焉何則事有可遂者有不可遂者貳國君之命重侵滅之惡救難而次取邑而城若此之類是不可遂者也聲兵威以抑強敵合同盟以扶弱國若此之類是可遂者也事不可遂而春秋不誅何以懲後世之僭事可遂而春秋不與何以勸後世之功然則考當時之事而較其善惡利害則襃貶輕重之義可得矣請援此論之凡書遂或出於王臣或出於霸主或出於諸侯或出於大夫或出於蠻荒皆自有次序也

經書王臣遂者一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蓋禮天子不親迎取后則三公逆之桓王取后于紀魯實主婚令使祭公來謀親迎之期也既謀之則當復命於王王命逆則逆不可專也今不復命遂自魯如紀逆女故曰祭公來惡祭公之專命也然不言使者三公代王親迎禮所宜然不必言使此出於王臣也

經書霸主遂者

僖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邱遂次於匡葢是年楚人伐徐小白帥諸侯合盟將以救徐而畏楚之强不敢進師遂次於匡則其緩於救患可知故曰公會諸侯盟於牡邱遂次於匡譏小白有救徐之名而無及事之功也　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諸侯遂圍許晉文興霸敗楚城濮踐土之盟温之會兩合諸侯許皆不至故會諸公圍之也夫小白圖霸許未嘗不服

重耳驟服强楚有震諸侯之威如許之小國宜俯首屏息聽命於下風也今兩會不至則知晉文之德蓋歉於齊侯矣不能以德綏諸侯而因會以圍之及明年盟于翟泉許又不至終重耳之世不能得許則其威德不信於諸侯可知也故春秋書此惡重耳以霸主之威合諸侯之衆壓之以兵不能致一小國也然此一事也而經兩書遂者下爲曹伯復歸於曹故再書以起文也此出於霸主者也

經書諸侯遂者

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葢男女之别國之大節禮所當謹也桓公昏亂不能制其室家乃與之出會諸侯又與如齊終致禍難身殞賊手故直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公之禍起於姜氏也然下言公與夫人遂如齊則濼之會姜氏在矣而經止書公不及夫人先儒以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此說雖通而未甚明葢姜氏淫亂賊君桓公固可誅矣

而罪起於公之不制故濼之會没言夫人專歸罪於公
也若曰彭生之難起於公會齊侯而濼之會公自專之
而已非姜氏所得與也　文七年公伐邾三月甲戌取
須句遂城郚僖二十三年公伐邾取須句雖得而不能
守故至是復伐而取之然此書春伐邾而又書三月甲
戌不與僖公同文者公始伐邾恐邾必爭而未敢遽取
必逡廵而後取也雖取須句而猶畏邾之難故下書遂
城郚以備之夫既伐人之國而取其邑又從事於城築

之勞其疲弊師旅不恤民力不亦甚乎故書遂所以甚公殘民之不仁也　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蓋齊懿弑晧公而立易晉靈之昏暗忿魯事晉之久禮踈於齊故因子叔姬之事是年秋始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將以假晉之力除齊之難而扈之盟諸侯不能討是以冬復來侵且伐曹入其郛以討其朝魯是年曹伯來朝　夫齊侯不顧婚舊兩侵魯鄙又伐其與國其罪固不可貸矣然魯馮恃晉力奉事不懈以圖緩急

之援也今魯見屈於齊而晉不能救使齊侯得逞其虐豈非晉之罪耶　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三傳皆不書經意盖成公之行本以會諸侯伐秦道過京師而朝也觀上文書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則知成公之行為伐秦明矣夫因戰伐之事假朝王之禮此諸侯不義之罪春秋所宜誅絶也而夫子婉其辭以書之若真如京師者疾當時諸侯不朝天子而幸其一見於衰世故公之行雖不

主於朝而春秋之文使若正焉用見夫子之心切切然在尊周也　襄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遂滅偪陽葢偪陽微國也悼公興霸不能卻強楚綏小國乃畏吳之横率諸侯而往會之因之以滅偪陽則其忽甚矣且所貴乎霸主者以其抑强扶弱也今强者不能抑弱者反見陵豈霸主之事哉故書公會諸侯會吳于柤五月遂滅偪陽罪晉悼公會强夷而弱小國也

二十三年齊侯伐衞遂伐晉按十四年衞侯出奔齊而剽繼立至十七年衞石買伐曹十八年晉執石買討其背盟伐曹之罪衞人懼晉是年冬剽遂會晉圍鄭然衎猶在齊也及二十一年經書晉欒盈奔楚左謂盈自楚適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是年商任之會明年沙隨之會衞侯剽皆從晉不貳以經傳考之則知齊侯之伐晉衞實衞侯衎及欒盈閒之也盖晉自悼公没平公繼立國勢削弱衞之所恃者晉也晉弱

則衛亦不競故齊侯敢肆淩侮伐衛伐晉經書遂者惡齊侯背盟棄好連伐兩國不義之甚也先衛後晉則明衛之伐起於衛衎而欒盈助之也凡此皆諸侯之遂事也

經書大夫遂者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結受命以媵婦不受命以結盟今乃矯君之命專事自盟其罪大矣故經書以惡之按是年冬齊人宋人陳人

伐我西鄙然則結之出既失媵婦之好且賈齊宋之讐陳人之意以結本媵婦而與齊宋盟其待我輕矣齊宋之意謂吾大國也而魯使二卿因事以盟我其待我亦輕矣是以交致侵伐不恤舊好且結一出而召禍於三國也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按是年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則仲遂之行所以報聘於周也明年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左謂晉分曹田故魯拜晉之賜則仲遂之行將求田於晉也夫僖公既不能朝王天王反

來致聘則僖公可因是而往朝矣已不能朝乃遣一大夫而大夫之行本以如晉求田而不主於聘周則其慢王之罪不可赦也說者多罪仲遂專命如晉夫諸侯知有天子則大夫知有諸侯此上下相待之禮也僖公不知有天子而責仲遂不尊君不亦難哉然則遂之專命實僖公啟之也 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三傳之說皆非經意而穀梁失之尤甚葢仲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宣公思其援立有德於

遂故其子歸父亦有寵於魯當宣公時魯國之柄多出於遂之父子方宣公未没國人以公之故不敢討也及使晉而還聞公之薨懼魯人追討其罪不復反命至笙遂奔齊夫人臣之義受命而出君雖薨猶復命也歸父還至笙不復命遂奔齊則其慢君之命甚矣昔楚鬬椒之族克黄自外而入人或止之對曰君天也天可逃乎且使成公果欲追治歸父歸父當省愆念咎聽命於君可也詎可銜命而出奔哉然則經書公孫歸父如晉至

筐遂奔齊惡歸父之專權而叛國也　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惡宿假救難之名竊邑以自專也　定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蓋當定公時國勢愈微鄭衛兩國背晉而歸齊故經於七年書齊侯鄭伯盟於鹹又書齊侯衛侯盟於沙晉人忿鄭衛之叛已且失兩國之助於是侵鄭衛以強其見從然是時晉國六卿擅專國政而士鞅尤其甚者故四年伐鮮虞五年圍之皆出於鞅則侵衛侵鄭之意實鞅為之非定公所得與也

故經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非特惡鞅之專且見晉國衰微權不在君是致諸侯閒晉而相攜貳也此大夫之遂事也

經書夷狄遂者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夫陳鄭二國晉楚所必爭而宋以附晉嘗與楚仇者也曩者重耳之霸陳鄭悉服中國楚不敢爭重耳既没襄公嗣立而晉霸雖稍衰襄公尚能扶持先業未至殞墜楚猶懲創城濮之師雖

有得陳之心而未敢力爭也既而襄公沒靈公驕昏淫亂怠棄國政楚始易晉然即位之初猶有趙盾維持國柄故十餘年間楚雖一侵陳而陳鄭猶未失也及宣元年晉德愈衰不足以保鄭鄭始向楚楚既得鄭又欲得陳而仇晉之與國故於是侵陳侵宋經書此者甚傷晉之弱而疾楚之强也然楚病中原已久聖人以夷狄待之不足深責故稱楚子若鄭以中國諸侯委心事晉一旦乘其衰弱轉而歸楚又連楚以侵宋則其得罪百倍

於楚子矣是以特書而人之也　昭公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遂滅賴楚靈弒君而立秉晉之微驅率諸侯主會於申張其威勢既以諸侯伐吳且憑恃虐焰殺齊慶封又以滅賴則其殘暴不道極矣故經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胡子淮夷伐吳甚強楚之貪殘也或謂申之會楚勢最盛然楚子自是逞其驕心凌滅諸侯肆溪壑之欲縱虎狼之貪終於被弒乾谿楚遂不競則其衰替實基於申之會也

此夷狄之遂也　凡此數者或貳國君之命或重侵滅之惡或救難而次或取邑而城要皆得罪聖人其間所可取者惟小白之伐楚救許悼公之城虎牢皆有功於當世春秋不得而盡貶之也按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八國遂伐楚次于陘夫小白圖霸雖以服楚為急然經營二十餘年其勢非不堿也至此始舉伐楚之師且不直擣其巢穴方徘徊於侵蔡然後伐楚又次于陘以待楚之服從者齊侯

非有畏於楚也以謂克敵之功小全師之功大姑欲外示威聲以折楚之心使兵未壓境而楚心已沮是不戰而先勝之也故陘之次不折一戟而楚已攝服遣使請盟自是中國維綱一正而楚人不敢逞則陘之次小白之功大矣　僖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其詳見救許例）然書遂者大齊威能伐鄭又能救許也說者謂僖四年召陵之盟服楚未幾而鄭已叛齊逃歸楚已背盟伐許齊侯

區區再舉伐鄭之師又勤諸侯救許是楚未嘗服而中國未嘗寧也春秋安得喜之曰小白之所失在未服楚而已不在救許也且使楚人圍許而小白坐視不救則其得罪豈不重於此哉觀洮之會鄭來乞盟許男亦與小白之救許不可謂無功也　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蓋服鄭以安中國霸者之美功也悼公合諸侯以伐鄭城虎牢之彊邑自是鄭歸晉者四年

則其功大於成虎牢矣故虎牢不繫之鄭以鄭既服而内之内之所以美悼公也前謂聲兵威以抑夷狄合同盟以扶弱國盖在於此嗚呼經書遂者如此其事僅可取者止於三而已矣況三者之事又皆出於霸主自是之外皆不免於王法之誅也而公羊以為安國家利社稷則専之然當時諸侯大夫孰為安國家利社稷者乎斯言無補於春秋實重權臣之僭君子不取也

次

古者諸侯分國列爵維藩與屏其於救患討貳禦亂圖安舉能守正引義赴難直前而無所畏焉春秋衰世王道息轍侯伯奸義干戈日尋列國之君不能自保無患雖師徒以救伐國君之奔亡亦以逡巡顧望不敢顛進故聖人書次以譏之按經書次十有六或以救伐次或以失國次而事各不同大抵救而次者或得聖經之褒失國與救而次者皆所以惡之也

春秋比事卷十九

春秋比事卷二十

宋　沈棐　撰

外裔

古者天下未嘗不有外裔之患然古者明王在上則驅攘之功一出於天子故不庭之國雖病中原而兵威震討禮義柔服海内卒賴以安若文王采薇之師宣王六月之伐是也周衰王道不振遂致窺侮漸深蹦踩中國浸不可制時無賢主尸驅攘之柄故列國諸侯被其害

者所在皆然始也假好於禮文終也逞志於鋒鏑侵陵大邦夷滅小國諸侯恐懼不敢操戈而角力焉雖然終春秋之世稍稍衰亡而列國之受其殘創者蓋不淺矣聖人傷聖王之不作以致肆横侵侮魯史具載筆削雖其種類之微必一一書之而不少略焉請得而備論之詩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所謂昆夷即春秋之戎也所謂玁狁則春秋之狄也戎之類有六曰山戎曰北戎曰姜戎曰雒戎曰茅戎曰陸渾之戎而戎蠻子

赤則又諸戎之種也狄之種有二曰赤狄曰白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則又赤狄之種也攷之經書戎者十三書狄者三十六計狄之見經而倍於戎盖戎自隱桓以來雖先入春秋而侵擾之患比狄為少頼小白主霸中國之威稍立稱兵屢伐其勢遂衰僖文之後於經傳罕見不過助晉敗秦會晉結盟及敗王師而止耳暨宣至襄戎無侵伐之文而陸渾滅於晉蠻子殺於楚晉又執蠻子赤而歸之則其衰弱可知矣至狄則自莊公末年始

入春秋驟陵列國遂以盛強興師侵掠幾無虛歲觀其伐邢入衛滅溫最為害之大者雖當時二霸相望以起糾合同盟折服強楚安視狄人之禍未嘗回戈而北向焉馴至文公之時二霸既沒諸侯無所倚重狄之跳梁又甚於前齊晉宋魯諸國交被侵擾終宣之四年見經者凡二十有一厥後賴晉之力乘狄衰釁搗其巢窟挫其鋒刃諸侯始得以紓難焉然則就二者而較其強弱則狄盛於戎可按此而見也　孜夫隱二年公會戎于

潛左曰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穀梁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也秋公及戎盟於唐左曰戎請復修戎好也說者以謂隱公能以禮文接好戎人使遠仇怨息干戈誠得治戎之術也是不然戎人狂狡反覆靡常可以兵威制不可以信義結今隱公削弱不能揚威遠戎乃以中國禮文而交通之示明信於豺狼薦玉帛於草莽是誘其驕心而來其侵侮也故經書會盟于戎必斥言之所以著公之惡也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曰此執也言伐之大凡伯也其不言獲而變言歸者亦此意也梁曰戎衛也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夫天子之使出聘列國而見伐於戎則諸侯當赴救之可也諸侯不能赴救為凡伯者當盡死節無辱君命可也今戎伐王使執之以歸以見衛侯之不救難凡伯之不盡死節矣故經書楚丘書以歸者所以交惡之也然執一使臣無事兵威而與伐國同文者大天子之使不使戎得以執之故以

伐國為文所以重王命也　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左曰修舊好也夫與戎會盟隱固矣桓公復蹈其轍而盟之雖以修好為辭其實有畏於戎也然隱不書至而此書其至者隱無大惡春秋猶且恕之桓篡弑之人而遠及戎盟則有取危之道故特書至以危之也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三家之說皆戾經意夫諸侯保守封土以衛社稷必堅城壘繕兵革選將帥嚴烽燧謹斥候使夷狄不敢輕以肆侮不幸而來則吾有以備之可

也莊公驕淫不道政弊民疲不為備禦之計使戎見侵又不能提師一戰挫其驕蹇使得亟去而始追之何益哉且濟西魯地也言追及濟西則戎之侵我可知也經書無戎侵之文止書追戎具言公之無備來而不知旣遠去而始追之也二十年齊人伐戎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至自伐戎凡此三傳皆無義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左曰以其病燕故也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愛齊侯乎山戎也小白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

千里之險而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燕周之分子也貢賦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三傳亦無義此戎侵諸侯齊魯伐之事也夫經自隱桓及莊止言及戎會盟與追戎而已至此始言中國伐之及戎來侵中國則戎之勢已强也然經於莊二十年與三十年皆稱齊人至僖十年始曰齊侯者蓋莊公之時齊雖伐戎而戎無懼心猶逞志於中國故二十年齊伐戎而二十四年戎乃侵曹致曹羈出奔則是

前年之伐不足以禦戎而戎敢易之故至此也至二十六年公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皆不成驅攘之功是以春秋例貶齊而人之然於公不貶者責霸者重而責公輕也洎僖十一年一伐之後戎遂帖服終文宣之世不復為中國患故中國於戎亦無侵伐之事則小白安諸夏救中國之功至此始云盛矣經特書齊侯之爵所以歸美之也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蓋晉以韓之戰結怨於秦及晉襄繼立復修前怨遂連姜

戎伐秦而敗其師矣夫伐人之國其罪固已深然連中國猶云可也今晉襄交結荒夷剪伐同好自春秋以來開禍於此則其獲罪聖人寧可貸乎故經書晉人深貶之也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左曰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杜預釋傳之旨謂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與晉盟衡雍不及復君專命與盟春秋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遂以貴之詳觀經文此說未然夫經書遂事未嘗離文也今

壬午盟衡雍而乙酉盟暴春秋兩書公子遂安得為遂事哉蓋經凡書戎狄盟者皆有畏於戎故屈禮而與之盟也使雒戎果欲侵魯仲遂既為卿佐任國重事則當稟命文公率國人而拒之何至優柔畏懦而與之盟哉況自文公以來大夫專政實始此時按其專恣仲遂居多故當時會盟征伐類出於遂則經書此者非特惡其盟戎亦惡其專政也　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蓋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驅除戎

寇而王師反為所敗則其削弱可知也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為文非特尊周亦以傷周之衰也 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左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經何以不名楚子則以其類君子不疾之疾也不疾乃疾之也夫戎蠻與楚非其大惡楚恃強暴而殘害之固可罪也而又誘以殺之設徂詐之計肆虎狼之毒則其罪又甚於伐其國而執殺之者宜乎春秋

名楚子與十一年楚誘蔡子般殺之同文也而經於此不名楚子者葢同惡相殘自古已然非若蔡子般之見誘殺可深言而重責也故聖人特異其文以為内外之別耳　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氏

曰楚單浮餘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晉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將裂田與蠻氏而城之且將與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以畀楚公羊曰赤戎蠻子之名也其言歸於楚何子北宮子曰辟晉伯而京師楚也夫蠻戎之人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先王討叛懷服仁威並行曷嘗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哉當昭哀之時戎未嘗為晉患而剪吳滅其國晉執其長以歸楚雖曰

中國之禦外侮當以兵威然彼不我患而殘虐之如此蓋亦幾於不仁矣雖然按左氏之言荀吳滅陸渾之戎則是晉與楚爭强也而哀四年執戎蠻子以歸于楚何哉蓋當是時晉頃初立晉國雖微猶能與楚抗也至哀四年晉霸愈微士吾不能於是䄂制於楚俛首以聽命而已然則執戎蠻子亦歸于楚豈非制命在楚故歟聖人書此非特譏晉之殘暴亦以傷其衰弱也凡此者皆西戎見經之始終也

狄之交亂諸侯者八國

邢衛齊晉魯宋温鄭是也邢以莊三十二年見伐於狄按閔元年僖元年齊救邢葢當時霸主急邢之難聶北之次夷儀之城雖能存邢而不能却狄邢知中國之不可深恃又懼狄師之再臨於是厚結狄人與同好惡故僖十八年連狄伐衛二十年且及齊盟則邢之所以區區交狄以保其封土而有貳於中國者實小白之過也

衛以閔二年狄入其國喪其宗社雖賴小白之德合

諸侯之助遷之楚邱不至滅亡然不免於夷儀之遷遷國之後數被侵伐僖十三年侵之十八年伐之二十一年又侵之三十一年之間終僖之世狄病衛者凡四衛人不勝其憤故三十二年侵狄以報積年之怨然則衛之所以稱兵于狄者非誠欲勝之也蓋以累困於狄示之大弱非張吾三軍被吾甲兵以聲威於狄人則不可以要其盟好姑假是以結之所以侵狄之後遂與狄盟也雖然衛之勢終不可以勝狄而狄之心終不肯以貸

衛於是文十三年狄復侵衛而衛卒不能以報伐然則衛之所以疲於狄者實小白不能攘却救衛於未亡之前也　齊以僖十八年五公子爭亂宋襄欲立孝公與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狄遂救齊考之經傳無虧衛姬所出當是時狄方仇衛故狄救齊者有惡於衛欲出無虧而立孝公也孝公既立德狄人之助二十年遂與狄盟終孝公在位狄不侵齊是知狄人之救齊其助孝公明矣　及昭公繼立二十年狄遂侵齊歷懿至惠狄之

侵齊者凡七焉然當時齊之子孫無小白之賢不能宣威玁狁而坐受狄人之侵侮未聞敢一稱兵嗟乎齊强國也距小白之沒纔十餘年中國諸侯猶憚齊而狄敢易之則其强暴可知矣 僖八年狄伐晉盖是時晉始入春秋國勢未强故狄敢伐無所畏憚自文公興覇雄長諸侯狄人自是無復加兵及宣八年晉與白狄伐秦賴掎角之力晉人德之故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以固狄好然晉人既賴其助且與之會恃其强足以勝狄

於是肆其殘虐芟其種類故經於十五年晉人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左氏謂討赤狄之餘夫要荒以外王者所欲並生故必其罪可討雖剪滅之不恤也今狄未嘗一為晉患晉既與伐秦又與同盟一旦反好致仇剪滅芟除如刈草芥是則晉之罪也狄人懲晉不德故成九年背晉從齊連秦人以伐晉蓋秦晉仇也狄既憤晉無所釋憾是以從晉仇國併力攻

之然則晉之所以失狄者實自取之也自後晉狄交怨兩敗狄師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終春秋雖不甚弱不復為中國病然晉之貪殘者初非其道也　若夫文七年值中國無霸魯文豫怠狄人間而小侵之故是年書狄人侵我西鄙至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以報其侵魯既勝狄而屈服之狄用是懼服不敢窺魯且又遠來從好故襄十八年白狄來所以見狄之屈於魯也　至鄭國以弱小之國

左齊右楚脅制不暇且當狄跳梁之時未易角敵故僖十四年二十四年兩被狄侵伐而鄭不敢報迄無伐狄之事蓋鄭國褊小勢不能與狄爭且日虞楚患不遑勞兵於遠也　唯宋國且遠於狄其被患也比諸侯為少不過文十年狄一侵之而已　至温小國而且近狄其被患也比諸國為甚故唯僖十年特書狄滅温而已其他無滅國之文焉凡此者皆比狄見經之始終也　雖然考春秋而論之戎自僖十年齊侯許男伐之浸以衰

徼罕見中國此霸者攘却之功也至狄始於閔僖盛於文公至襄昭之後則不能病中國而中國反病之其貪暴之勢浸衰於前何也說者以謂襄昭以來諸侯同盟同會特多於前雖列國自相誅夷而中國之威猶足以駕馭遠畧譬若權門世族雖其禮法廢壞莫裘之業不競而雄强惡少尚能隄防門户使閭里小盜不敢侵侮也是不然夫以二霸赫赫之功實春秋之領袖而狄之貪婪侵伐自如無所畏憚况其後嗣子孫不及先君之

萬萬乎盖盛衰興廢自古不常或盛而後衰或衰而後盛惟其時而已當襄昭之後西戎既熄北狄亦微則其衰微不復曩時之盛者亦時適然也然則戎狄可得而治乎曰古人有言叛則討之服則懷之嚴守禦以備不虞修政刑以威不軌此先王治禦之道也

春秋比事卷二十